

汇入黄河

陈昌

离开马里兰十多年后，到了退休的当口，又转回到 DC 落户。很快就要从日夜不停的繁忙中闲下来了，把满脑的技术管理知识都束之高阁，伸开双臂迎接新生活。

除了陪伴第三代以及种菜、下棋和旅游，还能干点什么呢？结合我们夫妻二人的兴趣爱好接触一下社会吧。徐平提议参加个合唱团——哈哈，这正合吾意。网上搜到周边几家合唱团的信息，没敢贸然拨通电话，先发了几封电子邮件想初步了解些信息再走下步。也许这年头没什么人看邮件，十天过去了，发出的询问就像石沉大海。

那就再联系两家试试看吧。我选的合唱团是由一位专业声乐歌唱家带的。经过与那位老师几番微信往来，发现那个合唱团可能不太适合我们。我谢别了她的时间与帮助。徐平选的一家正是黄河艺术团——原来她以前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见到过这个名字。她记得这家团体前些年曾在上海浦东的东方艺术中心演出过。我们在 2012 年之前住在马里兰州的哥伦比亚市，因此有近邻团体来到上海演出的消息就引起了她特别的关注。。

怎么联系呢？电子邮件肯定不会考虑了，黄河的联系方式上列了三个名字（孙殿涛、沈月亮、许若慧）和他们的电话。稍微斟酌了一下，感觉团座与团副的官阶有点高，攀够起来可能不那么容易，那就跟第三位通话试试吧，或许即刻能得到回复。我们一下子就拨通了许若慧的电话，询问起去黄河的排练场地试听观摩一下的可能性。许女士在电话那边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艺术团的情况，同时也流露出了对黄河的自豪。那一天恰好是星期三的下午，她告诉我们说星期四的晚上就是黄河的排练日以及那天晚上要练习的曲目，并且说会提前帮我们准备好曲谱。不巧的是她第二天就要出差，没办法直接引领我们到黄河艺术团的练习场地。她告诉了我们练习当天可以直接联系沈月亮女士。第二天上午，徐平就拨通了沈月亮的电话，我听到他们的通话是以普通话开始而以沪语结束的，自然带了几分亲近感。

那应该是四月初的第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我们提前一些来到了排练场所。一位正在走廊上与几位女士交谈的男士大约是看到我们这两个陌生人寻觅的举止，就热情地过来问我们是否是来参加艺术团排练的。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团座孙殿涛。在他的引领下，我们分别坐在了男女高声部，跟着其他团员开声与唱谱。我们在不同的位置感受到了指挥的专业与老团员们的水平。当晚，也就用了四五十分钟我们就认可了黄河。剩下的就该是我们如何被黄河认可了。

中场休息时，徐平就跟我说：“咱们成为正式团员吧！”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即刻缴了门票，夫妻二人就同时跳进了黄河。

团员们是忙完工作或家事从不同的方向赶来排练的。排练一结束，大家便都忙着赶回家早些休息以准备迎接第二天的日出。中场休息的短短5分钟，团员们站起来走动放松一下，临座之间打个招呼简单地说上两句，下半场就开始了。这样对于新人来说要想认识大家还真不是太容易。其实有不少团员和我互相介绍了名字，但是要把这些团友们的名字和脸记清楚还是挺有挑战的。那时Covid余威尚存，大多数团员都戴着大口罩来到排练厅。我本人是个脸盲且忘性又大，面对这些陌生的名字和陌生的人，我肯定用不了2分钟就足以把他们全部搞混。

想象一下当时的排练厅，若从指挥席一眼看去，合唱席上乌泱泱一片不露声色的半遮面团员，歌声被从一方方小小的滤布后推出，飘逸且遥远。一边是深藏的对对目光，而另一边是热情洋溢的指挥，这样的一副场景是否有点奇幻？

第一次练习后，我就记住了马国富老师。回到家中睡意皆无，带着对口罩后面那些相貌的好奇，我便打开电脑搜寻黄河人的相关照片。数度扫描，我在历届团领导的名单中记住了几个名字，但除了指挥马老师之外其中唯一能和脸对得上号的只有孙团长。为了更快了解更多的人，在进入黄河微信群后，我还仔细地看过带有个人照片的那些头像。但还是无法在令人迷茫的微信名与真名之间建立起任何联系。

“黄河水”还真是暖暖的。

在头几次的排练休息和结束后整理书包时，赵一民、周淑琴夫妇常会过来和我们聊上几句，张人姝、李淑兰也对徐平热情招呼，团座孙殿涛还给予了我们足够的关注度。这些都使我们感受到周边陌生的氛围在慢慢散去。稍后认得的便是陈恳和声部长宋雪清。连续两次排练，我都坐在陈恳的左边。我是个慢热的人，陈恳在课间主动和我打招呼聊天，在练唱时我对他的声音印象深刻。我连续几次排练都是坐在宋雪清的身后。出于对声部长的更多的关注，我数次造访“胖叔”的K歌台以期对他有更多的了解。我还常能听到背后很有辨识度的高音，后来才知道是出自老团长郭能华。坐在我左边的是团座本人——自带浑厚的共鸣音箱。就这样的被雄浑的立体声所环绕，这就是我初到之时黄河带给我的震撼。

第一个小范围的人际交流的机会是2023年八月的团队郊游。用个时髦的词就是团建。这次出游与不同的团友在不同的场合走了崎岖程度不同的步道。轻松地走在林间小道上，沐浴着富氧的清新，享受着宜人的风景，地北天南地聊起些感兴趣的话题，这让我们和吴崇熙、赵丰、张健、陆宇、贾静等渐渐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还有一次是八月底的世界文化节，我们和一些黄河的团员参加了合唱。也是这次机会，我认识了袁鹏、庾旌生、雷思源和黄薇。

2023年12月的黄河内部演出也让我们和徐平从另一角度进一步融入了黄河。孙殿涛为我们推荐诗朗诵的题材并对我们的练习录音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舞台经验丰富的黄薇、余鸣为我们提出真诚的建议，宋启健利用最佳机位全程为所有节目录像，台下观众热情的目光与掌声……这一切都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与支持，也使我们对黄河这个友爱的集体又添加了几分亲切感。

今年四月参加的日本国际樱花合唱节和团队东亚旅游更使我们加速熟悉了黄河中更多的团员并深深地感受到了黄河的魅力和凝聚力。齐心协力勇夺双奖的东京歌剧厅的合唱，团友们为了不留遗憾的一起努力和互相鼓励让我们景犹在目。为期二周朝夕相处的黄河东亚之旅，大家一起唱，一起疯，一起笑，一起摆拍，一起融情于景，一起大快朵颐，让我们记忆犹新。当诸多团员在日本被食物中毒所困扰时，贾静和雷思源的医者仁心，还有月亮、云朵及同伴们的相互问候和关照，都为这次集体旅游平添了许多温馨。

入河良久，我和徐平都为我们当初的英明抉择感到庆幸，加入黄河艺术团这样一个高素质的团体，是我们退休多彩的生活与保持年轻状态的一块坚实的基石。